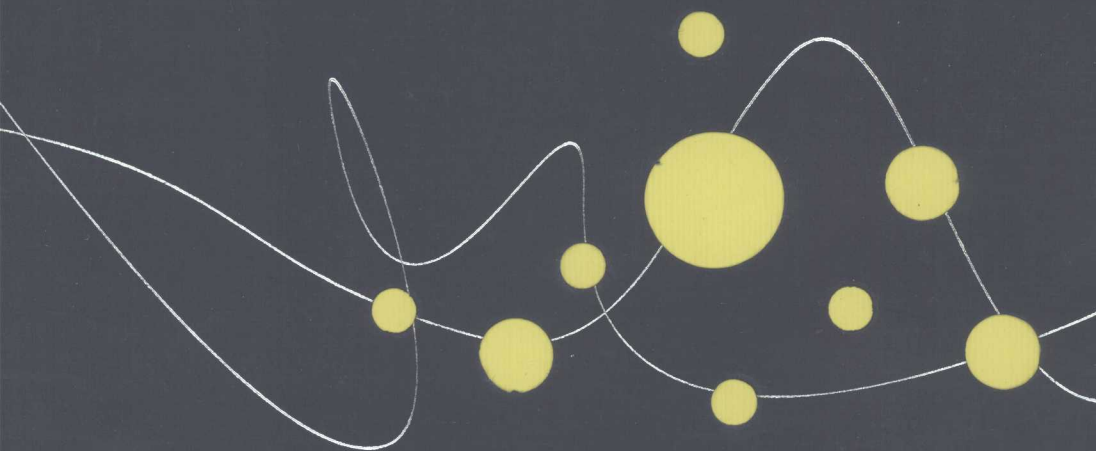




第五辑 文艺丛刊



刘醒龙作品精选

刘醒龙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刘醒龙作品精选

刘醒龙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醒龙作品精选/刘醒龙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354-3664-1

I. 刘…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3599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李 潇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3.875 插页:1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7 千字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从接触文字开始，就听到一种说法：任何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写每个字的一笔一划负责。等到自己成为一名职业写作者后才明白，原来自己名下的有些文字之责本该由别人来负。所以，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将先前发表过的作品亲自订正。想归想，做起来却难。原因有很多种，关键还是时机不成熟。

我有一个被别人说成是不好的习惯：极不愿意将自己出版或者发表后的作品捧在手里哪怕只读一遍。不是担心养成过度自恋之癖，相反是怕从中读出别人强加的文字，而使内心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厌烦和厌恶，如通常所说，眼中沙粒，饭里苍蝇。我还认为，假装糊涂地不去理睬那些被人编辑掉某种带有根本性的文字，可以预防思想与艺术上求索精神的彷徨和衰减。正因为当年我拒绝了一位拥有生杀大权的编辑在自己作品上胆大妄为，我的小说处女作不得不延后数年，直到遇上一位善解人意的编辑，才得以问世。我晓得小说手稿交给人家后，那种不顾作品原意的误诊误治是不可避免的，别人捉刀修改，多数时候亦是缘于面对现实的无奈。

人世间的任何问题，本不是由小说来解答的。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她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当人间话语中流行大话、假话、空话和废话时，小说尽一切可能地通过这种说话的艺术，建造一条可以引领阅读者思绪的道路，至于前行时，能看到什么，悟出什么，则有待于每个人的造化。在一部好小说面前，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小说的超然性就在于她只对真实的民间人文负责。换言之，一部伟大的小说总是从打捞散落民间的人文精髓起始，通过书写那个时代的种种心灵隐秘，最终衔接起对个人当下和社会当下的思考。只要明了小说的这种本义，余下的其实没有那样复杂。

文学的本质看上去是向前，骨子里却是向后。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小
说、诗歌、散文，还是新兴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最美的时空总是黄

昏，而非清晨。这是由人的性情所决定，在人的情感世界里，最能震撼自己的总是这类曾经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旧东西，在面对新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悲凉之痛。艺术的最大魅力是唱挽歌，而不是唱赞歌。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多年来所熟悉的一切眼看着就要失去，或者正在失去，其痛切之心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完全有可能激活人的最大艺术潜能。出于这样的感慨，自己终于下定决心，在五十岁生日前后，开始将自己的小说与当初的手稿进行比对，通过重新订正，使其回到斯时斯地个人写作的本意上。仅仅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我就花费了两个月时间。也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放心地告慰内心，这样的小说才是由自己负全责的。

2006-3-4于武昌东湖

目 录

自序	001
清水无香	001
暮时课诵	069
大树还小	094
白菜萝卜	132
农民作家	172
村支书	222
凤凰琴	259
城市眼影	303
附录	
个人简历	375
出版年表	377

「清水无香」

1

春天让那么多鲜花开着。可它管不了夏天，夏天说来就来，还邀上秋天。看着鲜花被弄得七零八落，春天在一旁束手无策。从进文化站的那一刻，柳柳就想对古九思说这句话。古九思坚持要她唱支民歌听听。柳柳坚持说自己真的唱不好。这时，镇上最有钱的田大华在门外夸张地大声嚷了一句：“我从没见过这样说话的，比金子响还好听。”田大华进屋后，坐在椅子上的柳柳更显得局促不安。古九思站起来寒暄几句后，让田大华坐在柳柳身边。田大华走向椅子时，顺势扳了一下柳柳的肩头，并说还是古九思的面子大，一请她就到，当初自己想要她到大华娱乐厅当领班，请了三次，她连一面都不肯见。柳柳脸一红，小声说她怕有钱有势的人。柳柳起身走到一旁拿起开水瓶，正要往杯子里倒水。田大华连忙从皮包里掏出一盒茶叶递给她，说是专门请人采的野茶，虽然样子不大好看，品质却是别的茶叶所没法比的。柳柳打开茶叶盒闻了闻说，她家附近山上也有野茶树，可大家只是将它砍了当柴烧。柳柳抓起一撮茶叶放进茶杯里的动作很优雅，特别是几个手指很自然地翘成了兰花指。田大华说：“野茶起码没有农药的污染，现在有地位有文化的人，都讲究这个。”古九思表态要尝一尝后，田大华立即暧昧地笑了笑：“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野的好。”

田大华开的大华娱乐厅在全县各地都有分厅。他将古九思甩来的一支烟点着了才说：“我也想参加民歌比赛，到电视台当个签约歌手。说来你别不相信，昨天在县城玩卡拉OK，我一开口就将县里的头头们都镇了。”

一股水汽正从柳柳的肩头冒出来，屋里隐约有了一些茶叶的清香。

古九思说：“我晓得，你唱歌才像金子响。”

“真的，我说的是真话。”田大华强调起来。

“你别乱形容，唐诗宋词里谁说过金子的好话？”古九思挺了挺腰，接着说，“你现在是娱乐业业主了，轻易不来我这文化站，今天来是有别的原因吧！”

田大华连忙说：“古站长这么英明，我就不拐弯抹角了。省里要搞企业家书法比赛，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书法，但我晓得你的狼字写得好，请你帮忙维护一下我的企业形象。”田大华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搁在铺着毛毡的桌面上。

古九思将文件扒到一边，只问如何落款。田大华要他只写公司的名称。

柳柳沏好了茶，端过来分别递给古九思和田大华。古九思尝了一口后没有做声，第二口尝过了他才深深说了句：“有味道。”古九思要摊宣纸，柳柳连忙将毛毡整理干净。

田大华藏着心里的得意说：“柳柳天生就是文化站的人。”

柳柳不做声。古九思拿起毛笔在砚池里试了试后，突然叫道：“别喝！”柳柳和田大华各自端了一杯茶，听到叫声，田大华倒没事，柳柳手一抖，茶水溢出来洒在地上。古九思说：“你不能喝热茶和开水，那会毁了你的嗓子！”

田大华讨好地说：“保护嗓子是不是应该多喝胖大海？”

古九思没有回答，他凝眉想了一阵，这才用力蘸了一笔墨，随着笔墨翻腾，一个狼字出现在纸上。墨迹未干，田大华在一旁先喝了几声彩，古九思正要将自己的图章盖上去，田大华连忙取出一只红包双手捧着递过去。古九思没有盖成图章，他用眼角瞄了一下后，什么也没说，继续定神在那幅狼字上。看了一阵，他亲自将宣纸揭起来，走到挂满文件夹的那面墙前，用文件夹将宣纸夹好，再后退几步，足足端详了五分钟。这期间田大华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

后来，古九思长叹一声。柳柳忙问：“古老师怎么啦？”

古九思说：“没什么。”他朝田大华一挥手，“你拿上它快走，不然，我可能反悔不给你了。”说着露出极心疼的样子。

田大华上去三下两下地将那幅字叠好，抢劫一般放进皮包里。田大华叠的时候，古九思一下又一下地咧着嘴，像是正被他人蹂躏。实在撑

不住时，他将那只红包拿起来扔给田大华。红包在空中潇洒地划了一道弧线，飘落在田大华的脸上，随之又掉在地上。

古九思说：“你可以走了。”

田大华经过柳柳面前时说：“古站长做梦都有文化，你跟他学唱歌，肯定会出名的。”

田大华的身影将从门口透进来的光亮挡住，他回头又说了一遍谢谢。田大华消失时，屋里的光亮似乎也消失了。

“天黑得越来越快了！”古九思说。

“我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柳柳不好意思地说，“但我真的唱不好民歌。”

古九思说：“我不会看错人的。说实话，我还留着一首好民歌，很多年了——像是特意等着你来。”古九思犹豫一下才将后面的半句话说出来。

“我不会骗你的，耽误了文化站的大事可不好。”柳柳的态度非常诚恳。

古九思有些不高兴：“连田大华都能听出你的声音与众不同，我可是一辈子研究这个。”

柳柳嫣然一笑：“田大华在瞎说，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前还说过我笑起来像巩俐哩！”

古九思愣了愣。“你拒绝田大华是对的，那种地方比狼窝还危险。”

柳柳说：“我晓得，我们垸里有两个女孩就是在那种地方被不要脸的男人害了。”

古九思说：“明白就好，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三天之后再找我。”

柳柳连忙往门口走，还顺手扯了一下电灯开关线。电灯没有亮。古九思没有理睬这些，他将野茶分了一半拿在手里，跟在柳柳身后一直走到大门外。外面明显暗起来，镇上的电灯几乎都亮了。对面的大华娱乐厅，被霓虹灯照出几分灿烂。有过路人问古九思怎还不开灯，是不是供电所又停了他们的电。古九思说，没有活动，用不着浪费电。那人说文化站的活动内容都叫大华娱乐厅抢走了，从前男人都争着来文化站玩，其实是为了看漂亮女人，漂亮女人不来文化站，文化站自然就没东西吸引人了。古九思正色回答说好，女人天生就是艺术品。那人嘿嘿一笑：

“就像你老婆一样。”说完便一溜烟走不见了。古九思顺着他的背影望过去，见柳柳还在街边的一家服装店外徘徊。隔着一条窄窄的街，可以看清一阵风吹起柳柳的黑发，款款飘动几下，柔柔地铺在肩上。柳柳无意地晃一下头，黑发便抡得像一柄小伞。

一辆自行车顺街疾驶过来，眼见着驶过柳柳了，忽听见轮胎在地上摩擦得响起来，同时骑车的男人叫了声：“柳柳！”“带我回去！”柳柳一边叫，一边毫不犹豫地跳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男人紧扶着自行车说：“到前面来吧，你坐在后面我骑不稳。”柳柳故意一扭身子，自行车在街上乱窜了几下。柳柳说：“你别瞎想，我的车子被牛踩坏了，不然谁坐你这破车！”说着话，自行车和人消失在街口那边。

古九思在越来越黑的街边站了好久。对面的霓虹灯越来越诱人。从巷子里钻出几个小孩，在灯光下蹦来蹦去。他转身将搁在门口的一块告示牌拿回屋里。告示牌是他亲手写的，县里要举办民歌比赛，目的是挑选出色的民歌手参加地区和省里的比赛。为这事古九思上上下下找了好久，柳柳的被发现让他兴奋不已。他将告示牌放回屋里，想到这事，还忍不住一个人在黑暗中轻轻笑了一下。锁上门，他便往对面的服装店走去。

一股熨衣服的蒸汽气味扑面而来。古九思冲着埋头整理服装的女人叫了声：“何怡！”

何怡抬起头来问：“招到明星了，这么高兴？”

古九思说：“找到一个叫柳柳的女孩，比当年的汪子兰还出色！不过她还没答应。”

“你若是能给她月薪八百，准保像娱乐厅的小园一样见面就叫你干爹。”何怡一转话题，“我问你，镇里欠的钱拿来了吗？”

古九思不动声色地说：“别明知故问，我整天没锁大门，哪有时间去找他们？”

何怡将熨斗按到一件女式西裤上，白色蒸汽吱地喷出来。“跟你说了一百遍，新调来的汪镇长爱舞文弄墨，你要抓住这个机遇，不然的话，等到台湾也回归了，你还收不回这笔钱。”

古九思说：“别扫我的兴，你回家做几个菜吧，我想喝酒。”

何怡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才低声嘟哝一句：“越不爱听，我越要说。”古九思装作没听见，看着何怡将东西一件一件地收拾好。他对店

里的事一点也帮不上忙。前年腊月，天色也是这样要黑未黑，他替何怡守店，将一件两百元钱进的大衣，一百六十元卖了出去。何怡追问过几次，那件大衣便宜卖给谁了。古九思咬定了说是一个安徽人，哪怕何怡说她不会上别人家去扯皮，他也不改口。何怡不相信，她总在猜疑这件大衣的买卖背后还有别的故事。古九思则说，幸亏是男式大衣，若是女式大衣，何怡恐怕要将全镇挖地三尺了。古九思每次都感到何怡会说，嫁了这样的男人算是前辈没修好，但何怡从来没有如此表示过，最厉害时也只是哀怨地盯他一眼。

何怡一边收拾，一边徒劳地重申几种服装的最低价。说话时，大华娱乐厅的小冯匆匆跑过来，要选一条最好的裙子。何怡取了两条连衣裙让小冯挑。她不经意地问是不是田大华破例发奖金了。小冯打量着那条素色碎花的连衣裙说，她是替小园选的，小园正在陪县里的袁副书记喝酒，在酒桌上，袁副书记认了小园做干妹妹。小冯选定了那件素色碎花连衣裙。何怡也说很适合，像小冯、小园这样纯情的女孩，就该穿素洁一些的衣服。小冯付钱时，何怡又说，为何城里的男人爱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因为他们看多了那些假眉假眼的洋派女孩，想返璞归真。小冯哧地一笑，她付了二百六十六元钱，却要何怡开张三百二十元的发票。古九思说小冯比最老练的腐败分子还要精明。小冯说，袁副书记才是真老练，他只看一眼，田大华就马上掏钱给小园，让她买裙子。

小冯拿上连衣裙走开了。满街都是卡拉OK的声音。

古九思轰隆隆地拉下卷闸门。他说：“也只有你敢说她们是纯情女孩。”

何怡说：“嘴巴一张皮，说话上下移，好话说得再多也不用负法律责任。依我看，你不如就选她们去参加民歌比赛，你听听，她们的卡拉OK唱得多好！”

古九思说：“我不管你卖服装，你也别管我的民歌。”

二人边说边离开服装店。快到家门口时，一辆拖拉机迎面驶来，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似乎有个女孩在叫古老师。拖拉机没有亮灯，黑咕隆咚地停在他们面前，果然有女孩从挂斗中跳下来，古九思认出是汪子兰的女儿小娜。

小娜先同何怡打招呼。何怡上前拉着她的手问：“怎么这晚到镇里来？”

小娜迟疑一下才说：“本想早点来，但一直等不到顺路的车。”

何怡又说：“你来是想跟古老师学民歌吧？”

小娜涩涩一笑：“也不知什么原因，就像不是我妈亲生的，一点也没有她的遗传。”

何怡说：“你妈受过挫折，怀孕时就不想让你再步她的后尘。”

古九思这时才插嘴说：“不管什么事，先上家里去吃饭再说。”

小娜说：“回头再说吧！”说着就跳上拖拉机走开了。

何怡冲着她的背影说：“汪子兰养了这么漂亮的女儿，哪天到我店里，我给她挑一套好衣服！”

古九思站在黑暗中不知对谁说：“这鬼拖拉机，怎么连灯都不装一个？”

何怡狠狠地扯了他一把：“你还是放心不下汪子兰。”

古九思说：“人得有点同情心，你没看见小娜的皮鞋上都补了两个疤。”

“哟哟！”何怡惊叫起来，“你真有本事，这么黑的天，还能看清别人脚上的情况。是不是又想起当年她妈在台上唱歌跳舞的情形了？”

“你这是怎么啦，我能把记忆抹去吗？”古九思不高兴了。

回到家里，何怡先到厨房里忙起来。古九思将半包野茶放下，随手打开电视机，看见屏幕上正在滚动播出关于民歌比赛的文字通告，接下来还有记者对县文化局局长的采访。他晓得关局长会提及自己，就耐心地等待着，还特意将音量调到最大。何怡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正好看见关局长在电视里说，古九思的民歌研究与创作，在省内有着特殊地位，这一点也是本县的文化特色。关局长的话让何怡脸上露出妩媚。节目的最后，是县剧团的一名演员在一处舞台上唱着一首由古九思创作的民歌。一句还没听完，古九思就皱着眉头换了频道，他嫌对方没有唱出民歌的神韵。

古九思钻进房里，从抽屉里拿出几张有些发黄的乐谱，一个人愣愣地看了一阵，神情一会儿喜悦一会儿沉郁。他取下挂在墙上的笛子，举起来正要吹奏，又忽地放下来。

古九思转过身，径直走到屋外。

西河镇早早地安静下来了，回荡在夜空中的是大华娱乐厅里的卡拉OK声，一个男人在声嘶力竭地吼着《心太软》。从山上吹来的风，沿着

公路漫不经心地穿过镇子，几户人家的旧式木门被吹得吱吱作响。一个挑水的老人身前后晃动着两块月亮一样的东西。古九思让到路边。老人将扁担换了一个肩。月亮般的东西一颤动，水也洒在地上了。古九思说他挑得太满。老人不在意，说西河里水流不断，洒点没事。又说，还是河里流淌着的水有味道。古九思说，大老远的，要挑水也该让小的们来干。老人说，他们只会跟着干部弄虚作假，用那有老鼠药味道的自来水哄人。古九思正要走，老人又说，你是不是也在写民歌卖钱？田大华同我家老二说，他今天买了你一件作品。古九思想了想正要回答，老人走远了。

迎着风迎着水，古九思一直走到西河边的几棵大柳树下。他还没站稳，树后就走出小娜。他意外地说：“你怎么在这儿？”

小娜说：“上次我给男朋友买大衣时，你不是叫我在这儿等着吗？”

古九思叹了一口气：“你有事，是吗？”

小娜说：“我要结婚了，想买几件嫁衣。”

古九思说：“经济上还不宽裕？”

小娜说：“男朋友挺会挣钱，但妈妈不让我花他的。”

古九思说：“过两天你再来吧，我等着你。你爸爸又没寄生活费？”

小娜摇摇头，咬着牙说：“我妈不让他寄。”

一只狼突然在河那边的山谷里嚎叫起来。脚下的河水更加幽暗，水光点点地闪个不停，远远地可以感到四周的不安。

小娜说：“我妈还在想念你。”

狼又叫起来，它已经到了河边。一个女孩陪着一个男人走过来，隔着一段距离就能听见女孩说，我什么都不想，就想当歌星。见这边有人，他们开始拐弯。古九思听出来，女孩是大华娱乐厅的小园。

小娜最后说：“我妈老爱说，落大雪那年若让狼吃了就没有后来的烦恼。”

2

做好的饭菜都凉了。

何怡趴在饭桌上，望见古九思进门，连忙将一瓶药酒端起来，往古九思的酒杯里倒。古九思连饮了三杯，没来得及吃上几口菜，周身就燥热起来。饭后古九思让何怡泡了两杯野茶，两个人一边品一边说着自己的体会。古九思告诉何怡，野茶树长在半山崖上，要采它很危险。何怡忽然插嘴说：“野茶让人好兴奋！”古九思看过去，何怡的眼睛柔光点点非常动人。他一搁茶杯，上去将何怡放横了。“都是五十几的人了，怎么还是说来就来？”何怡那仅存的娇气也还动人。

这天夜里，特别激动的古九思让何怡准备好纸笔墨砚，打算为自己留下几幅字画。他一口气写完三大张宣纸，何怡在一旁不断叫好，说是好久不见丈夫如此才情四溢了。古九思将它们铺开，后退几步，站在满是墨香的屋子当中，端详一阵后，有些失望地叹气走上前去，将两幅写着狼字的条幅拿起来，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为了不让何怡伸手去捡，他还抬起脚将纸团踩瘪了。何怡诧异地望着他，嘴里说古九思不欣赏的，她可以拿去送人。古九思没有听进去，他老是出神。上了床后，终于还是将为田大华写条幅的事说了出来。何怡一直没做声，古九思摸了摸她的身子，还当她是睡着了。

“既然自认为是最好的，就不该给田大华。”何怡冷不防一开口，古九思的手在她胸脯上哆嗦了一下。“有女孩在面前站着，不好舔自己吐的痰。男人都是这样，见到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是谁。事情过了又后悔。”除了声音在动，何怡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在动。

“我要是晓得自己是谁，当初就不会娶你。”古九思说。

“她真的长得很出众？”何怡的腿动了一下，醋醋地说。

古九思笑起来：“首先我得重申，在西河镇最漂亮的是民歌，其次才可能考虑到女人。我对你说，柳柳确实很漂亮，这是我信任你，爱你。如果我说的正好相反，你就不用再尊重我了，因为我在骗你。”古九思的一席话说得酣畅淋漓。

“这么说，你认准了柳柳？”何怡终于翻过身来面对古九思。

古九思想了想后说：“就是这样！”

何怡幽幽地说：“你别又因为民歌，再次弄出一场悲剧。”

“你跟了我几十年，怎么还不懂！”说着，古九思像水牛洗澡一样翻了个身，将一只光背对着何怡。

说何怡不懂，其实是古九思自己不懂，他一直想在柳柳与汪子兰之

间找出某种联系，想得越久，那些本来在疑问中存在的一些头绪，反而变得更加虚无缥缈了。慢慢地，他只能注意到记忆中不断回响的那首歌。一开始是汪子兰在文化站里唱。汪子兰很年轻，一对辫子在民歌声中如山涧旁的藤条一样荡来荡去。汪子兰的民歌像花开时节的风，不但能听到还能抚摸到。对男人，它是女人多情的温柔嘴唇，能烫烫地贴近鼻尖。对女人，它是男人雄浑的壮实臂膀，会有力地搂住腰肢。后来，汪子兰不见了，天地间只流着一道清水。清水也会歌唱。一只灰狼从树丛中徐徐跑到水边，伸出爪子一碰水线，清水就抽出条条丝线，波纹涌及处，忘情的旋律将山都撼动了。灰狼扑进水里，长啸着同清水一道仰天高歌。古九思突然惊醒，他霍地睁开眼睛，屋里一片漆黑，何怡正在枕边喃喃梦呓。他摸了摸自己身上，到处都是汗津津的。古九思爬起来，拧亮台灯，从抽屉里翻出一只笔记本，大约在十几页处，他曾记录从前做过的一场梦。他嘟哝一句：“相隔这么久，怎么连梦都做得一模一样？”

古九思拿过笛子，用舌头轻轻舔了两下笛膜。也没有试音，随着肺腑里的气息流出，笛声就响了。古九思将清水唱歌的梦境完全投进笛声里，当灰狼出现时，他突然一惊，无缘无故地将笛子掉到地上。他正要去捡，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的何怡，抢先伸手将笛子拾起来。

何怡将笛子还给古九思。“你怎么啦，吹得正动听哩，心里出事了么？”何怡只穿着最贴身的小衣，她身材极好，这种年纪了，仍像少妇一样楚楚动人。

古九思好久说不出话，直到凉风让他打了一个喷嚏后，才说：“怎么有人会像狼那样唱民歌？”

“狼唱民歌，那还不将人都吓死！”何怡说。

古九思觉察到手中笛子有些不对劲，低头看清楚后，他怎么也不明白，离地只有这么矮，笛子为何会摔裂？窗外传来一阵极苍老的叹息声。何怡胆怯地从身后紧紧搂住自己的丈夫。

古九思叫了声：“谁呀？”

他推开窗户探头望了一阵，只有大华娱乐厅的霓虹灯在闪耀。他刚要关上窗户，镇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何怡告诉他，可能是母狼来找它的儿女，上午她见到有人在镇里卖小狼。

苍老的叹息又响起来，这一次他们听清是风吹过街巷发出的声音。

狼一直在叫，有时远，有时近。

早上醒来，古九思在被窝里连打了几个喷嚏。等他下到地上，又感到头有些重。何怡见他感冒了，连忙找出几颗药丸让他吃了下去。

这时，田大华在门外大声说：“古站长，昨晚镇上的人都听见你横吹笛子，大家都说你找到美人了，心里在发烧！”

何怡连忙迎到门口。“他呀，笛子一响，却将狼招来了。”她边说边客气地将田大华往屋里让。见田大华真的进了屋，何怡又赶紧将放在盆子里的脏衣服掇进睡房。田大华探头探脑地往四周看了一番，认定到底是文化人的家，连扫帚都很文雅。不过他还是提了条建议，通往猪圈的后门也应该写上一首诗。古九思淡淡一笑，田大华有关文化的雅兴便消失了。田大华告诉古九思，汪镇长请他九点钟准时到镇政府见见面。古九思不理解，怎么这样的事让田大华来通知。他以为汪镇长也想要一幅狼字，但田大华坚决地否认了这种意思。田大华要古九思去时带上笛子，汪镇长可能要欣赏一下他创作的民歌。

古九思不想告诉田大华，笛子昨晚摔裂了。

他说：“我是民间音乐家，不是跑江湖卖艺的。”

他又说：“现在独生子女比生他养他的祖宗厉害，但在我这儿谁也别想翻天。”

见田大华一愣一愣的，古九思就让他回去原汤原汁地说给汪镇长听。田大华追问他是去还是不去。他忍不住讥讽田大华，只认识金库里的货币和抽屉里的牛角大印，他说汪镇长会明白的。

田大华像是突然明白过来，不客气地告诉古九思，文化站和镇政府的关系是花瓶和房子的关系，怎么可以让花瓶来左右房子哩。田大华接着又笑回来，说自己不是政府官员，所以才崇拜他，才找他要字。

一直在聆听的何怡从厨房里跑出来，告诉田大华，古九思正在发烧。说着便要古九思吃感冒药。古九思不肯吃，田大华就跟着劝，说感冒一开始时就要用超量的药将它压下去。

四颗药片下肚，古九思两眉之间蹙起四只疙瘩。田大华说：“别人吃药往肚子里吞，古站长吃药往眉头上塞。”接着他一转话题，要古九思别太犟，文化站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华娱乐厅的部分收入是镇里的小金库，别人不晓得，只要古九思灵活一点，他都有权给文化站一点小钱。何怡一听这话顿时眼睛一亮。

田大华要回去陪县里来的袁副书记吃早饭。何怡撵到屋外，匆匆地将镇里欠她的服装款一事说了一遍。田大华说：“干脆等到澳门和台湾都收回来了，再一齐结账吧。”这句玩笑将何怡的脸都急红了。回到厨房，她错将盐当成糖放进豆腐脑里。古九思吃了一口，便将碗筷放下。何怡以为他生气了，就发火说，该生气的应该是她。古九思不同她说，他端起小碗送到何怡嘴边。何怡喝了一口，还没咽下便大叫起来：“你想害死我很容易，但你还不晓得人家柳柳愿不愿意嫁哩！”古九思又让何怡尝自己碗里的。何怡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后，扑哧一声笑起来。

出门前何怡又绷紧了脸，再次提醒古九思，那笔服装款如果这个月仍不付清，她就到法庭起诉。

3

一夜之间，西河镇发生了三件大事。首先是几家店铺被人偷了，派出所的老江放出话来，被盗的冰箱、彩电和VCD加起来正好凑足整套家用。其次是那个卖小狼的男人投宿的私人饭店里养的猪，被狼咬死两头。第三是古九思又在用笛子吹那首让女人魂不守舍的曲子。

古九思帮助何怡打开服装店的卷闸门，发现门口有一堆男人的粪便。他找了一把扫帚将它弄干净，身后有女人在悄悄地笑。何怡不轻不重地说了句：“哪个畜生屁股上不长眼睛！”古九思不让她骂人。她还说：“我说的是实话，畜生屁股上是没有长眼睛。”

古九思回头看了看，发现大华娱乐厅的小园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自己。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在哪儿见过这眼神。在穿过街道走向文化站的过程中，古九思有意绕了几步，最大可能地接近小园。隔着一条街，古九思经常听见小园在娱乐厅里唱歌，也经常听到男人们歇斯底里的喝彩声，他并不是完全不喜欢，小园有时一个人在三楼宿舍的窗口，边梳头边唱歌的样子，还是有些艺术味的。小园已将小冯昨天替她挑的裙子穿在身上。裙子出奇地合身。看到古九思走近了，她似乎特意扭动一下身子，让女人的魅力爆炸般四射开来。

后来，古九思一个人坐在文化站里，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想睡觉的念